



我的音樂探險旅程（一）

文·薛衣珊

從「比賽」開始

小時候，爸媽以學畫、學書法、學鋼琴，作為我的興趣培養。其中，又以書法老師最為積極，小從班級到班際比賽、繼而校際到全國大賽，只要有比賽，一定幫我報名、甚至帶我去。當然，我也很稱職的在每一回合中獲得該有的成績。

這就是我，一個喜歡比賽的孩子…

一直到大三那年，該參加的比賽、能力所及的考核大致都參與了，而接下來還有什麼可以參加呢？

差一點成了歌手

大學生的其中一樣休閒活動一唱 KTV，我愛唱、會唱，也就這麼的被同學慫恿著去報名歌唱比賽。然而我像是有癡呆症似的，連著三次參賽都是一上台就忘詞，三次後便要自己停止這個愚蠢的舉動。封口了好長一段時間後，一位理論作曲組的同學，想嘗試寫作流行歌曲，為求能完整呈現，便找我唱 Demo（視聽帶）。（P.S.：早期的 Demo，主旋律的部份有時候會用樂器彈奏，但後期的 Demo，多半都是真人錄音。）

第一次錄音，還是從那本厚重的黃色電話簿裡找到錄音室的連絡方式。我和同學兩人騎著小 50，扛著一台不知幾斤重的電子琴，就這麼衝去錄了。到了現場我們才發現，那間錄音室除了有比較好的隔音空間外，完全沒有其他的專業作業流程，這跟我們自己在家裡拿錄音機，按下紅色按鈕即可錄音的方式是一樣的。最後的成品，是在我們連 key 都不知道要怎麼調，高音一整個唱到腦門外的狀態下，將就錄完的。

作品寄到唱片公司的一、兩週之後，我們便接到某位製作人的電話，於是，這位製作人成了帶我進這演藝圈子的第一人。

我們第一次碰面，他就跟我說：公司想栽培男、女藝人各一名，男藝人已經定案，而女藝人的部份有待商榷。他喜歡我的聲音，但長相，嗯…（未免遲疑太久了吧！）製作人說：「我們可以朝“創作型”的歌手形態作發展…。」

於是，這場碰面像把鑰匙，替我打開了通往流行音樂的門。只是，他提出了一個我和家人都無法接受的要求：如果進這個圈子對我而言是個夢想，那我要拿出誠意，把在南部唸書的事先擱在一邊，北上好好學習……。

我當時在中山大學音樂系就讀，實在不想放棄學業，但又不想錯過這大好機會。而我爸媽則認為書先唸完，未來還有機會找個穩當的工作；若現在就荒廢學業，跑去學寫歌、當歌星的，要到時沒發展，可就回不來了。這大概是我有生以來，第一次被一股莫名的反擊力道，在要與不要的決定間猛烈地拉扯吧！最後的決定，還是以學業為重，而我那扇半開的夢想就在還來不及張開的同時、便折翼了。

音樂創作的開始

兩年後，一份雜誌上看到的歌唱創作比賽訊息，令我蠢蠢欲動，而參賽的結果竟然得了大獎。要說小時候的夢想，單純地只想成為鋼琴家或是音樂老師；長大一點，也許做過明星夢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我從來沒想過要成為一位創作人。只是沒想到，第一次寫歌竟然讓我莫名其妙得獎，而這個獎像是一劑強心針，促使我接下來想要繼續挑戰的動力。

回想起生平第一次寫歌，雖然拿了獎項，但實情是，我根本抓不到應有的脈絡，在台上唱得萬分心虛。得到這個教訓後，我開始大量聽歌，並從中找出其樂曲形式、旋律及節奏等常用模式等等。後來又發現，相對於歌曲的掌握，從小沒有花很多時間背唐詩三百首，讓我對於歌詞的區塊大為心虛，因此我收集大量的詞，並比對每首歌既有的形式多作練習，不時還得拿著字典，依照韻腳下去排列選取。順帶一提的是，在這練習階段，巧遇身邊的親友要結婚，我便主動提出要為他們量身訂做歌曲，當作是我最深的祝福。記得當時我為三對新人，一共寫了四首歌。經過整理過後，便投稿到各唱片公司的製作部門。

幸運的是，當年一位偶像歌手侯湘婷，她的專輯企劃主題就是〈結婚〉，我的投稿剛好派上用場。順利得標之後的製作過程，是我第一次聽到流行歌曲的層次：原先單薄的旋律，經由編曲後獲得寬度，進而在混音中找到平衡等製作流程。這中間的差異，除了讓我感到興奮外，更挑起我對這行的好奇心。

同年，我考上交大音樂研究所，並和唱片公司簽約，成為詞曲創作人。嚴格說起來，來交大唸書，是我第一次離家，經常會想家。偏偏剛到交大的這段期間，我在流行音樂的創作上又不甚順利，每每自以為進步了，唱片公司卻認為我的作品扛著古典

我的音樂探險旅程



的包袱，故從未採用。

每次傷心難過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媽媽；而遇到理不出頭緒，硬是被卡在古典和流行的死胡同時，更是增添我對家人的思念。過程中，我將那份情感轉化成音符，寫下〈美麗茉莉花〉，除了送給媽媽作為母親節禮物，我亦將作品交給音樂製作部門審核，而最後的結果，仍是無法打破被退稿的魔咒。後來我索性把〈美麗茉莉花〉拿去參加全國大專盃創作歌唱大賽，不再理會唱片公司不斷地否定。

參賽過程中，也有段波折。我在參賽前，事先徵詢過唱片公司的主管的同意。然而，就在我一路過關斬將，準備參加總決賽前夕，公司突然給了我一計回馬槍，說是礙於合約問題，我僅能參加表演賽，不能與其他參賽者共同評比，否則我將因觸犯合約規定而被告。這無疑是晴天霹靂。

但「永不放棄」是我的信念，於是在開賽前，我來回地跑了公司好幾趟，從情緒平穩的按理說清楚，到幾近崩潰的哭訴著質問對方，最後，主管實在凹不過我，只好簽下切結書，我便再度地回到參賽者的行列。

總決賽當天，我覺得我是全場最幸福的參賽者。因為我有我媽和兩個可愛的小姪女在台下充當和聲天使，還有音樂系所上同學們在現場幫忙演奏背景音樂，我自己則是自彈自唱。光是陣仗就夠嚇人，而詞曲所表達的是母女情深，更是讓評審為之動容。最後的結果則是在沒有任何意外的情況下，順利獲得總冠軍。

製作〈交大人〉

這一回合的勝利，除了自我的堅持外，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幫忙。這個念頭，牽動了我想製作〈交大人〉的想法。

交大是一所研究型的大學，學生將大部分的時間用在研究室裡與電腦為伍，除了大家熟知的梅竹賽，其餘會共同參與活動的情況並不多見。以這回參加大專盃的比賽而言，大會特別開了一個獎項是針對各校的啦啦隊，在場的其他學校都有支持其選手的隊伍，而交大，雖是當屆唯一同時有兩組晉級總決賽的學校，但是我們完全沒有支持的隊伍。

於是，回來之後，我把這個想法傳達給所上的同學，並得到大家的支持，我們便開始了〈交大人唱交大人〉的企劃。

我先將詞的部份填妥，之後再和嘉駒學長一起把曲的部份給譜上。錄製 Demo 的同時，王偉正學長正設計專屬於我們的網路平台，讓我們能將歌曲放在網路上，除了提供學生下載外，還開設了個唱的選角活動。

甄選活動進行的前一天，我被網頁上的報名人數給急哭了。心想，要真是那個數據，這個企劃案鐵定流產。但隔天的實際到場人數，卻是報名人數的四倍之多；加上有新聞界學長的幫忙，這個企劃登上各大媒體。我們不但得到學務處的協助，璞玉計畫也主動和我們聯繫。過程中，最讓我興奮的是，我們居然得到滾石唱片公司老闆——段鐘潭學長的協助，讓我們順利地使用到最頂級的錄製環境、還提供我們專業製作人、錄音師、混音師、攝影師…等等。

音樂的部份，先是和製作人仔細討論，並將此作品想要呈現的形象轉述給編曲老師編寫出來。接著便進入錄音的程序，因人數眾多又都是非專業人士，這也是製作中最困難的環節。前兩天，先是錄製個唱、以及合唱的背景，第三天，是錄製弦樂的部份，到了第四天，製作人和錄音師必須拎著器材到學校錄製大合唱，而攝影師除了拍攝大合唱的畫面外，還得扛著攝影機到學校各角落裡取景，把美麗的交大拍得很徹底。四天下來，根本來不及喊累，又得回到錄音室作混音、剪接室看片。這對每個禮拜要在新竹唸書、高雄教書，台北製作「交大人」的我而言，真的是個既甜蜜又沈重的負擔。

其實在專輯製作完成前，交大人的企劃團隊以及參與活動的部份同學，我們還會配合學校的大型活動作演出，這中間當然包括幾個重要的年度盛事——校慶、梅竹賽等…，我看著剪接師將相關活動的畫面剪進幕後製作特集及 MV 的過程中，好幾次都溼了眼眶，那除了讓我回想起製作過程的點滴，在等待完成的片刻，更是充滿了期待。嚴格算起來，從交大人的第一顆音符出現，到最後經由公共事務委員會的協調，我們有了將〈交大人唱交大人〉的活動傳遞到全球四十幾個國家的記者招待會，這趟歷程我們一起努力了七個月的時間，耗資近七十萬，現在想起來，還是覺得非常的不容易。

更重要的是，就一個擔任總召集人的角色而言，除了在音樂上應有的執著外，我學習到如何透過溝通的藝術達成眾人的目標。也更讓我相信，不論是藝術領域間的跨界合作亦或是自創作品的呈現時，我都應該更仔細、更小心的去評估以及演練，這項額外的收穫，對我而言更是珍貴。友聲